

朝花夕拾

十七句唐诗，在一曲《秋思》里，竟然没有半点违和感，再配上祁调那慵懒却不庸常的曲调，就把落叶纷飞时节对佳人的思念一层层地叠加了上去，谁还能在这幽怨的相思中跌入梦乡？

声声入耳的《秋思》

■ 吴玫

随着上海评弹团的陶莺芸亮嗓唱起祁派名作《秋思》，这场名为“江南评弹中的四季”的诗歌评弹分享会，抵达了高潮。这首用唐诗中的诗句“堆叠”起来的评弹著名唱段，首句“银烛秋光冷画屏”，选用的是杜牧的著名七绝《秋夕》的第一句，陶莺芸以祁调唱来，一下子就把秋思中的愁绪顶到了云端。

以说噱弹唱演为看家本领的评弹，流派颇众，但均源自陈调、俞调、马调等分别由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创立的三大流派。经过百余年的推陈出新，评弹界涌现出了不少在继承三流派风格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出自成一家的新流派，祁莲芳的祁调，就是其中的一家。要问祁调何以能在众多“调调”中独树一帜？评弹迷们给祁调的评价是“清丽娴静，幽抑缠绵，丝丝入扣”，分享会的主嘉宾、著名评弹艺术家、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在将陶莺芸的《秋思》推荐给分享会的参与者时，亦庄亦谐地“说”了这样一段逸闻：“过去的评弹迷，都喜欢在夜里睡前选择听祁调，因为，祁调慢呀。在演员慢悠悠的弹唱中，听的人也就进了梦乡”。高博文所说是否有案可稽，我不知道。但是，祁调又有“迷魂调”的俗称，倒是真的。

我小的时候，家在上海市区边缘一条弄堂的弄堂口。这是一条五方杂处的弄堂，邻居们的祖先分别来自山东、苏北、广东等全国各地。那时家家户户住房面积拮据，只好开

着家门来缓解空间的拥挤。于是乎，每天晚饭以后，弄堂里便声音杂沓，京剧、山东快书、淮剧、锡剧、评弹、越剧、粤剧的唱段在空中撞来撞去。当时我就很疑惑：相比通常有小乐队伴奏的京剧、淮剧、锡剧、越剧、粤剧，“帮腔”评弹的，通常只有一把琵琶和一把三弦，为什么总是那一男一女的说笑弹唱峭拔而出？陶莺芸的《秋思》让我顿悟：评弹名家为瑰丽的唱词配上了相得益彰的唱腔。

陈调、马调、俞调乃至后来的蒋调、沈调、琴调等等评弹的流派到底有多迷人？我无力评说，但知道评弹的唱词实在讲究。

像《秋思》：
银烛秋光冷画屏，
碧玉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
十二楼中月自明。
佳人独对寒窗思往事，
但见泪痕湿衣襟。

曾记得长亭相对情无限，
今作寒灯独夜人。

谁知你一去岭外音书绝，
可怜我相思三更频梦君。

翘首望君烟水阔，
只见浮云终日行。

但不知何日欢笑情如旧，
重温良人昨夜情。

暮帷望月空长叹，
长河渐落晓星沉。

可怜我泪尽罗巾梦难成。

除了首句选用了杜牧的诗句外，还嵌用了温庭筠的《遥瑟怨》、杜牧的《旅宿》、李白的《怨情》、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其二》、李商隐的《嫦娥》、白居易的《后宫词》等十四首唐诗

中的十七句诗。

十七句唐诗，每一句在原诗里都有着自己的含义和自己的情绪，有意思的是，将它们捏合在一曲《秋思》里，竟然没有半点违和感，再配上祁调那慵懒却不庸常的曲调，就把落叶纷飞时节对佳人的思念一层层地叠加了上去，谁还能在这幽怨的相思中跌入梦乡？而陶莺芸又把这幽怨唱得又细又长总也扯不断，直唱得听戏的人“唯见江心秋月白”。

其实，从四季中的春开始的“江南评弹中的四季”分享会，高博文与陶莺芸合作的第一首《江南好风光》就“俘虏”了我。用大九连环吟唱的《江南好风光》，唱的是“上有长江下有钱塘/烟波淼淼梦里花香/江南好风光/春季里的余杭/曲水可流觞/夏季里的三吴/琵琶叮咚响……”全曲虽不见化用古典诗词的句子，但是，描述江南四季的每一句，既写实又佳句迭出。

评弹的唱词何以这么经得起推敲？发源于明末清初的评弹，经由柳敬亭的努力，原本只能行走在巷陌的民间艺术得以走进室内、进驻茶馆，并在数位艺术家的精心养育下，渐变成高雅的传统艺术，许多文人雅士因此非常愿意为评弹填词，从而使得评弹唱段，字字珠玑。至于那些古诗词何以由评弹艺术家吟唱出来就格外动听？那是因为评弹保留了吴方言的八个声调，评弹艺术家吟出的古诗词也就更加抑扬顿挫。

可惜的是，现在吴方言地区的年轻人一开口便是平翘舌音不分的普通话，更别提欣

赏和学唱吴方言区最儒雅的传统艺术评弹了，所以，高博文的徒弟，一个“00后”的大男孩季毅洋身着墨绿色长衫走上舞台时，分享会现场像掠过一阵清风一样嗡嗡有声。当他在陶莺芸的配合下拨弄着三弦唱起《莺莺操琴》，现场顿时静谧无声，《莺莺操琴》吟咏江南之夏的唱词，实在隽永：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碧莲香……只两句，就把吴方言区特有的夏日景象，化作了一幅水墨画般呈现给观众。

像不少评弹开篇一样，《莺莺操琴》中有关夏季的这几句，借用了清朝女诗人吴绛雪的诗《咏四季·夏》，尔后由高博文压轴的主题词为“冬”的那一曲《梅竹》，也借用了于谦的名诗《题墨浩然踏雪寻梅》，这首蒋调著名开篇，高博文唱来格外雅致。

然而，别有趣味的评弹受众越来越少，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让一门艺术成为博物馆里的藏品吗？高博文说，他更愿意自己挚爱的评弹能永久地活跃在舞台上，所以，这些年来他总是出现在为评弹鼓与呼的各种场合。想为当下和子孙后代留住评弹的，何止评弹从业人员，马尚龙，一位以上海为底色书写人间万种风情的上海作家，这些年来就一直在力捧高博文和评弹艺术，“江南评弹中的四季”诗歌评弹分享会就是由“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策划并承办的。以评弹作为工作室所承办的活动的主角，“江南评弹中的四季”诗歌评弹分享会不是第一次，所以，11月24日的活动现场，来了不少年轻人。

心灵舒坊

■ 袁保全

妈妈，我想您了

今年国庆节后，母亲走了，享年86岁。但在我心里，她一直还在。子欲孝而亲不待，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过往的岁月，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历历在目，“妈妈，我想您了！”

母亲姓陈，名荷英。1937年初，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小村庄。1959年，22岁那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跟随从部队复员的父亲袁绍怀支边来疆。先是在新疆富蕴县乌恰沟，后到北屯市，1962年到北屯市一八一团一个叫老鹰窝的地方工作。

几十年间，修水库、挖大渠、剥云母、种农田、带孩子、干家务，还要与贫穷和疾病抗争……尝遍了人间酸甜苦辣，但母亲总是用善良宽厚对待一切。

母亲曾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喂养邻家的孩子，将素不相识赶着牛车卖盐的哈萨克老乡叫到家里来吃饭，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周济他人，端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水饺给患病的邻居徐阿姨……

还有，1976年秋，母亲听说唐山大地震有一些孤儿需要收养，在自家5个子女尚未成年需要抚养、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收养申请。

多年来，母亲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将废旧塑料瓶子和纸箱等收集起来送给拾荒的老人，母亲的善良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写在生活里。

她一辈子省吃俭用，任凭儿女怎么劝说，用了几十年的铝锅、搪瓷盘一直在用，秋衣秋裤破了，自己补补还在穿，用废旧衣裤做靠垫和围裙，洗脸水总要留着清洗拖把。常常对我们说“一粒米不成粉，农民种粮很辛苦，千万不要浪费粮食”，自己在家时剩饭剩菜总是热了一遍又一遍。

母亲早年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巧女，裁剪缝制、针线活、剪理发发、唱楚剧样样都会。在老家的浠水绿杨、北屯云母厂、一八一团牧场四队，母亲设计缝制的衣裤鞋帽常常被左邻右舍的阿姨们拿去做样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一大家子八口人的穿戴几乎都是靠母亲自己一针一线缝制而成，而靠母亲的双手搓洗，孩子们个个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住阴暗潮湿的地窝子，啃冰冷干硬的玉米面窝窝头，母亲与千千万万新中国军垦第一代一起，战风沙、斗严寒，双手刨出万亩田，两肩扛起千吨粮，开垦戈壁沙丘种树种粮，硬生生让荒漠变成绿洲。

母亲40岁那一年，参加过解放战争并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英勇负伤的父亲因病早逝，但母亲坚强地支撑起了这个家，她从不诉苦，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她常常教育我们“好好读书才有出息”。她的6个子女先后读了中专、大专、大学或研究生，工作后，个个爱岗敬业。而她的孙辈和曾孙辈有11人，可谓子孙满堂。这是让母亲最感到自豪、幸福的事。

如今，她不在在了，我只能每日不停地想念。唯愿天下母亲幸福安康为念。



庭院深深

徐建军 摄

现在，池塘已经长满了蒿草，常青树也抵达了池塘的对岸，码头早已塌陷，只剩几块青石，布满了黑绿色的青苔。

转瞬幸福

祖母的码头

■ 杨譚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几天总是梦到我家的老屋。老家的屋后有一个池塘，有大半亩地的面积，小时候的我，管它叫水渠。在没有自来水之前，我们一家人吃的都是这里的水。

为了吃水方便，祖母搬来几块青石和橡树桩，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码头，方方正正的，很是精致。

年小，祖母不让我靠近那个码头，生怕我掉进水库。但我对水有着极强的亲近感，几次贸然找来水滑板，然后抱着从码头上跳下去。没想到的是竟然就这样偷偷地学会了游泳。有一次被父亲知道了，二话没说，拿走滑板，一脚将我从码头踢了下去，自以为会水的我在那一刻却毫无章法，命若悬丝，最后是被祖母用带子捞上来，然后倒掉着沥水。那次以后，祖母给我讲玩水的危险性，但对死亡一无所知的我并不能体会那种可怕的情景。

夏天时，每当下过暴雨，池塘的水就会漫过码头。有些欣喜若狂的鱼会从码头跳到岸上，这是那时的我经常盼望的场景，收获多的时候可以达到满满

一大桶。但我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水里缺氧，只是以为那些鱼跟我一样高兴，所以就跳了上来。

有时候我会假装勤快，帮家里做些家务，比如淘米、洗菜。其实并没有那么心灵手巧，每次淘米都会淘出一码头的米，由于淘过米后的水是浑的，也看不见，所以觉得不伤大雅。没想到每次都会被祖母发现，然后骂我做草率。待骂完后我去码头看个究竟，原来掉出的米，在水底看得这么清晰，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浑浊的水，也有澄清的时候。

等我稍大了一些，偶然一次洗手时发现，码头上爬满了田螺，又大又圆。独自捞上来一个，立即躲闪的样子让我怀疑它为什么如此害怕这个世界？看到它如此紧张，便放了回去，不一会它又撒了出来，我才感到一点点安心的赎罪一样的喜悦。

没过几天，码头上的田螺越来越多，大小不一，偶尔游过来一只虾，将虾钳伸过去，试图捕食，没想到反而被田螺夹住，吓得虾到处逃窜。码头上的田螺，竟然多到影响洗菜，祖母就拿了滤网，捞了一盆，做了一道爆炒田螺，这道

菜，我至今都甚是喜欢。

一天傍晚，祖母趴在码头上叫我，她一脸慌张的样子，衣袖已经完全湿透。我问其缘由，原来祖母洗碗时不小心掉了一个下去，捞了半天无果。我立即脱了外套和长裤，下水捞上了碗。我记得，那是深秋的季节，水温微寒。

码头边长着一棵很老的常青树，眼看要横跨码头，这使得总会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子从树上掉到码头，影响水质。特别是到了深冬时，树叶掉到水里，就会生出一层黑绿的膜，覆盖整片池塘。于是，祖母每年又多了一道重活，为了让码头干净，她开始不定期的修剪树枝。

1998年，我们全家搬进了城，留下了那个码头，从此，再也不见修剪那棵常青树的人。

现在，那个池塘已经长满了蒿草，常青树也抵达了池塘的对岸，码头早已塌陷，只剩下几块青石，上面布满了黑绿色的青苔。

看到这个景象，我想到一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祖母是很低的码头。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让我立刻热泪盈眶。

我们这十年·回眸

今天我仍要说，一个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而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写出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 叶辛

回顾我的2012年至2022年，有九年是在退休生活中度过的。人退休了，出书的节奏却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不像从前朝九晚五上班的时候，只能挤出业余时间写作，一本长篇小说，断断续续要几年时间才写完。比如长篇小说《华都》完成构思，1997年提笔写出第一章，正式出版已是2004年。

而退休以后，我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安江事件》《问世间情》《团圆魂》（文汇出版社同时推出手稿本）《古今海龙屯》《上海·恋》《五姐妹》《魂殇》《九大寨》《婚殇》。其中，《九大寨》《婚殇》最后这两本，都是今年夏天出版的。十年里，我共出版了新写的长篇小说九本。如果算上再版书和散文随笔集，那还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五姐妹》是以五个同时代女性的命运缩影勾勒出新中国70年来的波澜壮阔，这本人选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出版物名单、贵州省第十五届“五个工程”图书作品名单。而我的另一部《我和祖国70年》，由吉林出版社出版，同样是新中国成立70年的献礼图书。

和贵州有关的，还有三本近年来出版的散文朗诵读本《云山万里满眼春》、手稿版的《打开贵州这本书》，以及《茅台酒秘史》。《茅台酒秘史》和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贵州山地的插队落户生活及缘分有关，2009年时曾出过一版，印了7000册。记得有一次去某省的大学讲课，校长晚饭后陪着我散步，聊天时讲起茅台酒，说他想招待海外回来的亲人，结果走了半个省城，都没买到一瓶茅台酒。没多久，出版社找到我，商量何不出一个修订版，我作了修订，果然也趁着社会上的茅台热，销得比十多年前的那一版还要多。

再版书里还编了两套八卷本的丛书，一套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书系”；一套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精品长篇小说丛书”，他们印制的精装本，更受读者的青睐。

另一个细节似乎也在佐证着这一点，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叶辛二卷集”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和《孽债》，印的是小开本精装，很受读者欢迎。我参加新书签售活动、讲座，或是有些会议，总有人带上这两本来要求签名。

据说现在网络阅读已成风尚，不过，爱书甚至藏书的人士，在选购书籍的时候，更喜欢精装本，这仿佛是一个趋势。

回过头去梳理这十年我出版的书籍，细算一下竟然超过了30多本，这数字同样令我惊讶，但这一数量证明了我退而不休，总是在劳动中度过时光。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作家的生活，其实就是今天创作，明天创作，后天也在创作。让生命在勤奋的劳动中度过。我甚至还比喻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的劳动很像一辈子在田地里耕耘的老农一样，随着四季的轮替，一年一年总在劳作。

今天我仍要说，一个作家的本分，就是勤奋写作。

在所有这十年里出的书，有两本书的命运，我还想在结束这篇小文前提一下。

一本是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记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时，我和山东作家张炜应邀参加伟大祖国成果展时，他特地招呼我专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得分漂亮的70本长篇小说展柜前，说：“我们总算也留下一点点痕迹。”

另外一本是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入选了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百部红旗谱”。

这部书不像《蹉跎岁月》和《孽债》那样有影响，但从初版到现在，近40年来也出版了六版。

写长篇小说三部曲《巨澜》，缘由我曾任贵州偏僻的山村当了10年青工，难忘那段知青岁月，不仅磨砺成就了自我，也让我见证了知青返城的历史，目睹了农村山乡巨变。后来，我就把党领导下几亿农民解决温饱、摆脱赤贫，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及时地反映和表现出来，花了5年时间，写了《基石》《拔河》《新潮》三部曲，后来，三部曲汇编成《巨澜》。这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鸿篇巨制，史诗般再现中国乡村翻天覆地巨变的恢宏画卷。

我想，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一定要不忘自己的初心使命，要关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而创作要与普通群众的命运结合起来。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写出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也才能把作品写到人民的心坎上。

（作者系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原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

十年，我在写作中度过的时光